# 太函集

# 太函集卷之四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 行狀八首

###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行狀

萬曆紀元戊子冬十月丁亥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以天年終余聞訃從尚書殷公甫氰臨之歛矣既傷既吊退就西階尚書語余吾三人猶鼎足也公巳矣自盡在諸孤入告在所部宦寥之事在國老𨚗典在縣官乃若實錄其平生吾耄矣晁在司馬道昆唯唯不佞其何敢辭余先大父故從公之先

大父以鹽筴賈浙江相與莫逆余先考若公之先考並受賈相與通家歲乙酉冬十一月戊辰公始降余後公一月而生皆伯子也癸卯公先余賓興丁未對公車則同籍筮仕同爲浙令既分部南北同爲司馬尚書郎艾則賜告而歸同家食今茲之狀余爲紀其何敢辭嘉靖初程大父私語余大父歸爲先世營葬中堪輿者而舉孫將大吾戶公生之夕里隣夢鶴降而翔公庭大父聞公生色呫呫喜此聞孫也吾門其中興乎公名嗣功字汝懋里人唐處士挾唐舉術目公塾中則就公考氏言郎君相種吾兩兒始舞勺遣

之成均顧郎君與俱友天下士公以總角傾章甫遂
成名始令武康巖邑也公年少靦若處子人人以冠
玉羙之境内有殺人而沉之河其家跡之莫能得公
發姦狀人人以爲神比及三年倢論徒一牘耳諸父
老勒碑以繫遺愛迄今首循良守南職方歷三年考
封父母如令甲比遷秩流倭薄都城大司馬四明張
公曰君行吾誰與守于時公居中調度譚襄敏出師
禦之倭卻而東兩君子力也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治
兵安綿龍川土酋隸部中正副故相搆會推金爭利
遞稱兵公单車入寀阻以大義責之其副隨公車來

歸孝敬宗正德跋扈公擒首事十餘置法之二姪草
心其禍立解進湖廣布政司參議取道歸寧公故伏
枕而望公來侍養旬日而訣喪畢起補浙江故陸太
保以司隸宰　世宗乃暴死其徒屬横如故侵公部
民田公摘豪尾而翦之反其業陛所舍諸勳貴其在
其黨慮怨而激之則以　詔賜司隸田坐逮　詔旨
徐文貞當國習知公宜言於朝程君故以持重特省
聞趙中丞數羣不逞狀慎毋蔽日月而干雷霆諸勳
貴噂[illegible]言事遂緩進河南按察司協堂副使同年大
巳氏以督學為僚冀中丞手翼翼足踖踖浮慕先哲

夫巳氏亦騰口說象恭如中丞例監司鈇則協堂攝
之中丞由部寺起家不習成事攝不之協堂而之督
學公稱疾舍中中丞衆之量移疏入歸三月而奉封
公諱乃終喪起補貴州士酋安國亨內相軋王開府
主征討屬公為監公建議曰安氏故王羈縻小有言
則示之罰耳且彼內釁何至與王師彼恃險而多樹
兵寧卒能制其死命諸鄄費彼之自出或不給如國
體何直指蔡使君獨當公未發也開府卒自用師出
無功及鄄人不共公從使君行部至聲義勑法令得
自新酋共命如初境內底定進江西布政司參政分

守贑州編户故與盜通舍𨱆鋤即鈐蘇征未及禡拳自內漏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明忌也中丞李公至公密告之因潛師襲其巢俘馘渠魁以狗進河南按察使尋遷廣東右布政使理軍興時殷尚書自督府定章程分布水陸兵至宿飽率仰給閫中既捷論功同被賞格及進廣西左轄惟衡石出入爲斤斤宗藩缺祿有年往往羣譟執券求補公既給歲祿以其羨者當左券而倍銷之宗人雖然刀布雖詘可以療饑刀筆雖羸猶畫餅耳遷應天府府尹蓋奉　明詔汰老疾而簡精彊至則省費輕繇務與圻內休息當入

計權府庫而攝之丞吏倉皇白失金公色自若已而得金以告公色自若吏退而吐舌曰公度如裴晉國吾儕幸有生亡何丞以鍰金充貲斧公避席曰安取此對曰美也例有之公謝生平不侵一赫蹏無論美矣則又曰貲斧不具行將安之公笑曰吾上計者三悉取諸歲祿之仂不足則持之以儉交際取成禮耳多亦奚爲治獄務當人心無事苛細時有逢掖父子迸婦而貧徧告庶司誣以不女庶司不能難公聽之召博士立之庭正色厲聲而訊是皆博士弟子寧以論財之故加處子以不令之名爾則非夫吾不忍布

之爰書以皦名教則皆敷服以姱合終焉進南京戶
部右侍郎以督軍儲兼憲職公洞晳利弊上五便事
絜爲令行之三載質成贈大父永安父與俱通議大
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大母鄭母方俱淑人內子汪封
淑人廕一子入監亦越二載上疏乞骸骨歸及　上
總攬萬幾　詔錄諸耆舊都給事中周邦傑御史韓
國禎等並列公名推轂之監大夫部使者遞舉境內
人材造羽相及公不更駕巔毛未艾而待終日居南
樓期諸斑白者角奕小飲暇則課諸子經藝歲大比
則羣舉宗子弟而面試之自公起家繼公後而舉南

宮者二人舉澤宮者九人公其嗜失者也公元子道充三子道章五子道康並以明經起交子道立以例四子道新以任並入辟雍七子道彥補郡諸生獨六子道育後公而折要之七穆競爽壹眞于鳲鳩郡中無兩閒內莊淑人甚其生也歲月日時皆同人言嘉耦何忍周南無庸穆木矣公先世自太守公肇晉忠壯公徇梁文清公相宋槐塘迄今稱相府王宗盟其始遷自河西故有會通譜久之梦矣公主宗祏續會通而譜本支公以伯子承家門内之事季爲政歷仕三十年所視故業無所加惟季手剖之不問肥瘠居

常以身下仲季白首無間言歲時之會必俱驩乃洽否則投箸而起不盡驩封公季年舉孽子亦既授之貲產牘有遺言公從而附益之以溢著愛近屬告之饑授粥寒授衣昏授禽葬授賻遇長老則恂恂退讓即三尺童子必攝衣冠而禮之里有違言得公一言而解族與隣鬨于刑書公居其間卒逭大辟是歲公寢疾里人禱之社宗人禱之祠各輸未盡之年悉歸公以埤難老頃之良已畢言宗廟社稷有靈及五子道康從子道庠並舉于鄉公意自得獨念考妣未及封樹舉而合葬先世侍郎公墓之陽越十日竣工公

華矣諸孤蒲伏床下請遺言公正襟而訣諸孤而曹

第師儉第敦和吾瞑矣先期之昔有大星隕舍旁其

光燭天人以爲異徵也其從箕尾隕哉公居官名公

卿多公者其言曰夫人不爲厚利則爲名高公陽不

求可喜之名陰脩可誦之義無智名無勇功無信節

無惰行躬行君子其公也哉公居鄉諸父老多公者

其言曰夫人歸老于家不取贏則任放取贏者鄙任

放者自輕公心不計錙銖口不問田舍耳目不近聲

色服御不習輕肥槩諸中庸則其人近之矣不佞之

言曰取數多者人也有畸人有全人有大人特立獨

行之謂畸亾論已名實純粹之謂全充實光輝之謂大之人也喜怒不形於色寵辱不入于心庶幾乎大人之度削雕爲朴侗然其赤子乎乃若廓然而無町畦豁然而無邊幅恬然而無畔援于于然而無將迎是謂全德夔夔然其孝也怡怡然其友也雍雍然其鼓瑟琴也濟濟然由由然其集麟趾也是謂全昌斯其百嘉之宗百順之聚也其曰全人信乎其什全矣于時里胥黨正博士諸生上其狀所部所部以聞太宰議贈大宗伯議祭大司空議塋請 命而下有司諸孤日幾幾望之以襄大事則以墓門之石謁政府

神道之碑謁王長公不佞草狀旣成就尚書質當否
尚書長太息曰實錄也辭無溢美公足以當之諸孤
稽顙羅拜相者致辭幸哉先府君可作矣系曰公婚
婣皆閭右名家鮑著㯶樾黃著竦塘吳著谿南汪著
潛口著叢睦殷著上里方著巖鎮洪著洪源息女一
室方司徒長子以蒙子婦七人長爲棠樾尚書孫次
竦塘鴻臚女三四皆自溪南出並繼以黃五納竦塘
六納溪南七納洪源道充三子家夔室竦塘中書女
家啟字潛口鴻臚女家望字巖鎮道立一子家卿道
章四子家禎室叢睦家祚字殷尚書孫家禧字溪南

幼家禄道新四子家傅字巖鎭家仲字溪南次家偵家役道康二子家佐字溪南次家𤈵道肓一子家兆道彥二子家翰字溪南幼家軾通計孫十有七人曾孫一人孫女十有四人曾孫女二人鼎盛矣門内食指以百計得不一書

潛川汪太孺人唐氏行狀

潛川余近屬也里閭相望雞犬相聞余侍忠愍公同朝余叔父也余以猶子得謁淑人母水部舍中忠愍公母弟上林公余叔父也余家食久矣顧未及庭謁太孺人然女史稱載吾宗則太孺人賢母也歲丙戌

冬十二月下旬之三日太孺人以末疾暴終於𢖍伯子居靜守鴻臚仲子居貞將與計偕未及發則與季子居常即次而以狀屬道昆將藉于連太史公斬不朽于墓門之石道昆職在宗祏狀惡乎辭唐氏系出槐塘故多顯者正德中御史相以直言忤中貴棄繻而歸是爲太孺人曾大父大父誥守深州多惠政父世勳有長者行誦義于鄉處士昏曹則龍泉令錡女正德丙子冬十月下旬之一日太孺人生比鞶絲業已婉娩服姆教父爲之擇壻得上林公歸事舅都水公姑太宜人方稱能婦舅没姑老仲姒從忠愍公宦

四方姑遘疾者三疾幾殆太孺人躬奉湯藥侍臥起旦夕祈以身代姑疾遄平姑九十乃終老上林公代伯仲當室息故資五倍有加南賈淮海北賈幽燕業隆隆起太孺人佐之以儉自奉轂于中人上林公孳孳治生日不暇給事無鉅細必身親之太孺人佐之以勤自雞鳴以迄夜分不遑寢食上林公休休有容遇䟽戚無所失太孺人佐之以禮即隣里鄉黨無間言上林公然諾必矜務振人之急太孺人佐之以義日陳說馮文簡范文正之徽應歆動之初太孺人待年于家家故鼎盛既遭不造歲時餽問不衰毋黨德

太孺人即生男無若生女良矣伯姒遺孤女嬪于黃
太孺人閔焉恤其癸不啻其所自出初不宜子媵胡
姬進上林公既而躬舉丈夫子三姬㷀世太孺人哀
之甚營葬夷于斧封姬有弟失賈而貧居靜以告且
曰故姬弟在願得比屋上爲太孺人領之命筦庫波
及其弟三子既在外傳皆受經仲補諸生伯季籍胄
子太孺人程督廩廩日討而訓之自而毋有家所不
足者非刀布也而仲伯殉國爾曹屈首未伸而毋所
望于爾曹在此不在彼勉矣而毋寧詎非鄒人毋邪
太孺人居庭三子葽葽奉教而毋索居梱内不入外

言姆稱吾鄉名公卿若而人賢大夫若而人良士若
而人某也才某也博學某也躬行君子而毋津津乎
樂聞之也顧爾曹效之所不其然即赫赫殆將掩耳
壬午居貞舉京師賢書至舉室欣欣有喜色太孺人
叱曰吾惴惴自今始顧呫呫喜耶居恒嚬咲不使知
大體羣居則以莊憚其黨其黨益親操下嚴不假貸
弟偏及溫飽無復口體憂要以恭儉慈良四德具矣
上林公累世冠閭右其婚媾皆世家居靜納婦程三
息女一歸羅中丞冑子一字程司徒孫一字程孝廉
子居貞婦爲江方伯女息子三長茂德昏中丞女次

茂實字程登州女次茂勲字程觀察孫女息女一歸殷司徒孫孫二長某字吳孝廉孫女次某居常納婦余息子三長茂才字曹參政孫女次茂先次茂弘息女二一字參政孫一字方太學子太孺人自飾巾距懸帨踰偕老者一年壽富多男庶幾得全全昌矣墓在某山之原負某抱某窀穸之事太史公載筆在焉道昆無敢溢辭直將以是爲實錄

先大父狀

汪道昆曰吾宗出潁川後著新安曾大父有丈夫子五人次者大父人以大父長者稱次公初曾大父幸

長公守仁公無寵年十四會彊奴有睚眦者曾大父怒而不言公奮臼挺大訴曰奴蔑家丈人罪當死奴蒲伏受杖乃白曾大父罷之鄉人壯公聲名自此起矣公亢直不能以一毫挫於人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曾大父寢疾公宵衣侍臥起旬月始瘳曾大父乃驩謂公能子新安少田賦以賈代耕曾大父務什一力田以資斧公聚三月糧客燕代遂起鹽筴客東海諸郡中於是諸昆弟子姓十餘曹皆受賈凡出入必公決筴然後行及公既饒或者且加公數倍公意甚得未嘗自功公少文辭然徒以口德取重部使者視

鹽筴必召公晝便宜有司籍名遂以公爲鹽筴祭酒公雖用筴筴起不操利權凡以刀布授人必置奇羨由是海壖誦義所部知名時中貴人劉景戍浙江誣執賈人諸不法事大索錢不者且掠死行縣至括客皆亡景書公名陰與捕吏約曰此節俠得此勿問其餘公業已亡得少公守信公頓足曰仲出必死虎口柰何以我殺仲乃詰捕吏當少公景方掠罪囚目公甚偉善容而問曰若何爲公曰歙賈豎汪玄儀也聞貴人下車旦夕且奉千金爲壽景愕然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景領之

遂目公出舍人附公耳語諸客皆走匿安得千金公
持券貸府庫金太守梁公許諾會瑾敗逮逮𥅆使者
夜至公得完初公被收市人無少長皆泣下及收𥅆
爭以牛酒餉公公謝曰于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
赦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春秋六十從游上謝
賓客歸休里中客曰陶朱公有子孫能脩業然後乃
為五湖之游即公二子才年少恐不能無得失公不
宜老公留公笑曰乃公斑白道路不為不勞乃今幸
而有粢盛之田祭事畢可具饘粥歲賦秋三百釜可
具酒漿治洿池具網罟可佐客羞舍旁樹竹十畝為

軒二楹可坐客天將佚我以老不佚何爲安能守刀
錐之末爲二子虜也公客海上最久絕足不入倡家
去之日客醉公酒彊授一姬嘗之公命燭作書燭三
跋而書成旦矣既歸不問家人生業客在坐抵掌而
論陳事語纚纚不休時長孫道昆生三年公口授古
詩百篇輒成誦客至令誦詩行酒以爲常公謂客曰
吾先世殷殷擊鍾而食者千指自高曾下逹抱處士
之義終焉百年當有聞必孺子也及長孫對公車公
耄矣公聞除縣吏乃大喜曰人言孺子非吏材吾獨
喜得除吏夫駒服轅下齒壯則良始駕而在廄行吾

懼其泛駕也公八十餘老日飲斗酒者三有蒼頭一人能秦聲使佐酒戊申八月二日公櫛而升堂命父行觴歌者侍觴畢呼父語曰良彬而翁歸矣顧而弟良植在賈而子在官第善語之毋墮先人之緒而翁瞑矣其後十年家大人卜兆唐山伐山得石坎一廣如埒某歲月奉公即窆掩坎封焉而大母吳不得祔

先大母狀

先大母出溪南吳氏高曾以下徙居長林初曾大父爲大父請昏有成言矣里人走告吳公慶曰寠人子椎少文柰何予女子蓋大母祖也於是以他事召大

父公覘之大父著田間冠不事苛禮公喜歸語家人
曰郎君魁然者也必大其門諸毋聞公言目攝大毋
笑曰即田舍郎大而門而安得持歲錢鑰與諸毋較
輕重也大毋既歸事大父唯謹里中率以桓少君多
之笞大父遇諸子婦嚴不假貸大毋日夕事甘毳其
能事出諸姒先顧獨恂恂務以身下諸姒大父性懁
急有不合輒不能容大毋從臾其間卒無所失居常
默默掴以外不與聞及其決筴大事引於正經可片
言定也嘗乘間告大父曰君家世孝弟力田善矣吾
翁賈甄括聞諸賈往往致富饒君能從吾翁游請爲

君具資斧大父曰善及大父由甄括起齋用遂優大母拮据室中愈益攻苦里俗以居室重即拓地尺寸猶以爲難室之南則宗人諸疏屬産也延袤百步環而居者十餘家宗人婦時時叩大母貸母錢無不應者及收責則又郤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德大母會有故則皆轉徙授大母室居焉當是時大父由甄括徙錢塘業滋厚矣顧獨不問家人産凡諸田宅悉大母自㧊内置之初年大母不宜子媵黄氏姬會方士挾驗鬼術游里中謁曾大父曰公家有車馬客先府君逆之里門則吳公慶也客謁府君我之帝所乞丈

夫子當畀吾孫府君謝曰幸哉吾亦得請於宗祏矣客曰固也必以吾所請者畀吾孫公所請者畀勝女吾孫先一月舉子使當門府君敬諾客又曰適渡河恥夫吳帥執輿輿覆兒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使知吾效力於冥冥也甲子正月家大夫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二月黃氏媼舉叔父其後吳氏業廢大母時時以爲憂里媼私語曰孺人寧忘諸母曩昔之言何乃自苦大母謝曰非吾先世寵靈何以至此柰何鬭兒女語邪大母壹以憂勤佐家髮早白既又有肺病未五十而衰比終

天年凡春秋七十有八蓋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平居舍拊循愛人不啻其口出即叔父從家大夫居滕下固不自知其爲孽子云季弟子潛舍事大母大母以吳氏獨子顧甚愛潛季年則道昆以長孫最幸大母知其有貴徵也日夜望之歿之二年道昆始登仕其後潛振吳氏業復居溪南嗟乎大母皆不逮矣家大夫爲大母卜宅待吉者二十餘年茲得其山之陽將畢大事命道昆次大母行實舉其大較徼惠作者志之銘之道昆唯唯

先伯父汪次公行狀

隆慶己巳夏五月戊午伯父汪次公以天年終次公諱良楷字文正先大叔父子也大叔父爲余大父從弟諱玄保大叔母蔣孺人以弘治壬戌夏四月戊辰舉伯父往余大父用鹽筴起蓋與大叔父俱及大叔父季年獨力任門內事嘗爲植治宗室築西南隄吾宗中與多大叔父力大叔父三舉子長公良栢季公良權多蘊藉皆曰能次公稚少文不當意輒嫚罵然遇事輕發無他腸嘉靖中三人者從大叔父受賈長公季公居東省若轉轂闠中次公主化居獨就常山爲市初次公嫚罵輕發辟易市人既而習次公無他

腸不失爲長者即嘆嗜市人愈益附次公次公手出入千萬緡不事簿記或者從次公覆多寡次公徐徐心計應之即不讐次公置勿問市人負同賈羅滋宗鹽直次公出百緡償滋宗出遇僵屍輒爲之棺斂積數歲斂者凡數十人市人語曰誰謂次公椎者媤媤焉急人之困矣伯母許多能事左右次公起家當是時里俗尚鬼爲淫祀伯母獨負俗持儉乃得自置田收田租及大叔父春秋高手割生業三分鼎立令三子覆射之當次公次公乃得善地長公嘆曰人亦有言智不如福信矣既而長公季公相繼即世次公不

得志釋業東歸次公少時善飲酒一飲輒盡一石蓋
與客中分之即不勝喀喀嘔數升出已復飲其豪如
此及歸獨坐舍中逡逡耳初次公不宜子伯母請納
媵人既而舉子男三人長道簡從次公受賈決道遠
季道齊皆受易補郡諸生長婦程先卒繼吳中婦羅
有孫一淳一瀆季婦有孫一湘女一人適洪源洪應
瑄其婚媾皆閭右次公死之歲冬十二月甲寅三子
奉次公喪葬塋前林從俗以待吉余爲次公近屬故
舉其質行大較毋敢入溢美之言他日即得堂坊請
述余言以從大事

先伯母許氏行狀

伯母出琶塘姓許氏父道偉繼室以吳姬弘治乙丑冬十月庚寅生伯母伯母兄有嫂矣兄非吳出嫂不善事吳伯母從室中調和之卒相得正德末訛言中使求女江南民間趣婚伯父乃迎伯母會家大人迎吾母同日歸時伯母與吾母同居相遇驩甚伯母治女紅習書數必吾母與俱伯母事繼姑黃黃逡逡視伯母善人言伯母故能左右嫂宜食報于姑云伯父爲家大人再從兄大叔父中子也諱良楷伯父服賈居浙上游性多疏不事籍記伯母居中主計凡諸出

入若家人產一切籍記之即伯父伉直難下人顧獨
以身下伯母蚤歲不宜子尋進伯父媵人媵人兢兢
事伯母唯謹伯母攝中外卒務操切顧獨寛媵人居
無何伯母舉三男子一女子中歲家益起伯母所就
業爲多里俗方溺巫覡事禱祠伯母獨縮羨餘置田
宅里中甃路若干丈棺斂若干人大叔父以下卒以
爲能中外事唯伯母所可否居常負意氣然諾不侵
即不當伯母心雖百口不能奪也顒者予請婚伯母
女伯母固辭中人之家終不慕顯顒者予女卒謝顒者
子歸洪應暄及伯父季年二子皆受博士易業浸削

齋用不饒伯母負意氣自如無所詘隆慶巳巳夏伯父以疾終越冬十二月癸亥伯母壽歿春秋六十五耳病革顧命二三子曰中丞伯子以著述聞其母又吾所善叔姒也宜狀我三子唯唯既卒哭則以其治命命之余何敢辭因述其販販者爲狀乃若子姓婚媾具在伯父狀中

從叔母吳孺人狀

叔母吾宗宗婦也初溪南吳處士福增從西山宗人受室宗人耆大伯父且議叔父婚宗人曰吳鄖二女皆良第卜吉者爲公子婦大伯父則以中年獨子將

欲約長者婚乃之卜人少者兆宗人笑曰人恒言少
者福厚果然即叔母也處士方賈淮海間業巳盟心
望曰汪即故家其聚會不能以十室柰何予女既自
知其得壻乃騅叔母少叔父者二年年十五歸叔父
會大伯父賈甌括駸駸起家大伯母顓獨攻苦茹辛
衣布衣飯脫粟叔母雅不習菲惡至則怡怡然習之
於是得當大伯母心以為能婦大伯母居常蹇蹇無
他能弟持扃鑰察雞豚灌園樹蔬治酒漿脯醢叔母
從事唯謹不憚用勞及叔父由甌括徙錢塘登上賈
矣叔母舉二子二女卒身乳之人或不堪其勞叔母

謝曰子生三年而後免於懷非是則安用母居庭中
無諍語出入無惡聲聞諸姒小有言輒辟易置勿問
惡聲自外至率閉户謝之叔父操下嚴不假貸即羣
小得罪叔母匿不以聞甚者叱咤相加唯唯而已過
諸子女有小過不譙責獨垂涕洟諸子女聞之懟自
傷亾不悛者其後長子受賈轉入淮海家愈益饒大
伯母春秋高授叔母家秉叔母務纖儉終身未嘗爲
富貴容家食數十人自此其最下者待兒以衣垢請
澣叔母叱曰衣亟澣則亟侵敝無日矣茀滌襟袖吾
復著之此長久之術也遣嫁二女不異中人之家無

何長女殀季女適郡學生胡文寀文寀亦殀叔毋嘆曰長女死無子吾無如之何季不幸寡藐諸孤在焉此吾事也乃中里而授季女室日訓之以纖儉立諸孤而長之季年長子道腆以貲爲郎授京衛經歷仲子道聘受博士易補太學生叔毋在堂則長婦吳仲婦程咸在吳舉子六有婦者二人當是時門内林林盛矣叔毋有肺病猶終日胼胝祁寒暑雨不少休既又病髀以隆慶元年五月九日卒距生正德元年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二云叔父謂余曰往予與爾叔毋治家事事畢舉子未老而白首具曰予勞乃今舉

者什三廢者什七何以故內無助故也予親持局鑰不旋踵而多失亾予察雞豚貿貿焉日損矣園蔬不治酒漿脯醢不供乃令知昔之什全爾叔母力也傷哉余惟婦女無能能者害也余觀叔母𡡉𡡉鹽米之細務不可謂能概於中庸則婦順章矣余幸得與喪事遂次其質行爲狀俟封樹而銘之

羅氏姊狀

自吾姊喪羅氏垂二十五年羅伯子守明經未能墓吾懼其質行將湮沒爲之狀以竢之初大父母亟議吾父母婚蓋日望有孫也婚五年而生女又三年生

男於是大父母父母乃彌愛之等姊之生也淑而莊
因以名姊家大夫最愛姊往往負之背必曰佳兒佳
兒兩人始能言大父母父母輒教之讓食至必舉箸
分啖之毋敢專器或餛餅餌剖而授之半毋敢取完
即懷其毳自外來兩人交相讓也毋敢自食舉宗長
老皆喜謂他兄弟莫如兩人親雖大父母父母亦心
予之彌甚矣吳氏姊在室出入必姊與俱家大夫多
二女能並令就學大母則以非女事也罷之姊未嘗
受書獨循循中禮非梱內不以步非內言不言當是
時業已受采羅氏大父母父母數目姊笑曰嗟而男

也豈不丈夫子哉乃今爲羅氏畜也歲庚子姊始笄既歸羅執禮馴謹羅伯子謂姊能婦其大母父母皆驩羅故饒壹以儉德爲訓云論菲薄一切耳焉伯子受春秋父程督之急即入千舍必中夜讀書姊以爲勞具饘粥餉伯子父訶曰誰謂新婦能若夜炊何爲既而察其亡他愈益重姊辛丑姊聞吳氏姊死心自傷語伯子曰吾與從姊出入卒類其爲人從姊亡吾將不免壬寅姊病亟召醫醫無能爲遂以死二月十九日也距生癸未十月六日僅二十年促矣姊死之明年母乳吾弟蓋同胞者三人後五年而吾入官又

十五年而爵及吾父母其年吾弟入郡學則與羅伯子同舍云伯子數奇又內難遁作姊死徐繼之徐又死洪繼之姊遺一女始孩尋又死其後伯子有五男子其二孽子也則姊故媵人舉之汪道昆曰余載姊狀詳于吾家蓋其女德販販足稱家羅氏僅旬月耳余得謝而姊之喪未舉則余之罪也夫何以狀何以狀

太函集卷之四十三終

# 太函集卷之四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 行狀四首

### 先淑人狀

萬曆六年秋八月乙巳毋淑人以天年終越三日戊申始成服帷以內不孝道昆帥介子道貫冢婦蔣帥介婦蔣各就左右次諸孫諸婦各次之諸子諸婦次之功緦又次之門內祖免若門外宗老負東墻諸妾婦負西墻家大人位靈几東南鄉坐叔父位家大人左西鄉帷以外親黨北鄉西上叔舅首焉次者吳氏

叔次吳氏兄又其次則羅兩甥也男女僕各百餘曹蒲伏堂下各就次交相吊各盡哀家大人杖泣而語道昆孺子毋噭噭爲也淑人業已在殯論定恒于斯異日者將請于　朝待命而終大事其必謁諸名世作者爲傳爲碑爲志若銘庶幾有當於一言毋且不朽第陳其槩而後可以藉手孺子圖之不孝仰天擗地而號兒未獲死所耳淑人故病肺每秋至病甚輒眯而譫及不孝得請歸養三年淑人幸無恙是春始手戰脣瞤不孝以爲憂人謂里中長老往往有之天年未艾也夏四月不孝昆弟皆病脾于時臥病郊關

凡五閱月日遣豎子問淑人安否必曰安問淑人起居日彊飯日神益王日顏色益腴日餔曾孫曰佐至人翁課租入比凉風至昆弟請期而歸家大人戒勿來疾病良已時不孝猶咯血且瘍于要卒歸如期則淑人寢疾三日矣豎子夙受淑人戒匿不聞至則淑人猶彊起盥櫛坐房中不孝既覲淑人胡爲乎毋有病色且深也淑人自言食味中肺乘秋則不勝以爲常既而淑人察不孝瘠甚骨崖然若翁涕泣而私語家大人大兒何驟至此質明病益即良醫禁方遍至遍進卒無功天乎天乎病何由深則不孝深之耳不

孝之罪滋大獨大人在不能從毋黃泉將哭踊之不
遑又惡能爲是纚纚狀也叔舅起曰淑人姊在室字
知之天不造胡伯父珙蚤歿伯毋汪年二十七而寡
惟是淑人姊姑孩伯毋稚淑人姊而矢之是呱呱者
耶女雖他日可當吾室既得封司馬輒許之盟淑人
姊方待年志行恂恂如長者年十六既醮而歸寧諸
姊妹皆自閭右歸競膏沐淑人姊持裝如故終不爲
冶容伯毋以完節終淑人姊立吾舅宥以後伯父躬
視褁事且爲伯毋喪三年人曰毋故以當室期之亡
于禮而禮也兩家相距僅五百步淑人姊後伯毋死

幾五十年即以富貴終身未嘗再至吾里往伯父祔大父而葬伯母與丘司馬甥既自所部表伯母間請還合葬淑人姊不可若母以吾父母而干吾大父母懼將爲胡氏子孫憂乃令省封樹歲時爲伯父母奉烝嘗五十年如一日也家大人曰信吳氏叔起曰淑人嫂善爲潛淑人姑婦潛知之贈司馬公有丈夫子三人而封司馬嫡也淑人姑視淑人嫂如視封司馬而淑人嫂婉婉母事淑人姑有加贈司馬公居家不假貸蚤起淑人嫂率仲嫂肅拜而朝即退期不及揥髢淑人姑心竊喜吾始以爲孤女驕矣顧獨能任新

婦勞淑人姑季年肺病甚淑人嫂佐封司馬侍臥起盡餘十年不少衰乃今就輿作歲時爲淑人姑奉烝嘗三十年如一日也家大人曰信吳氏兄起曰橋有姑爲淑人叔姒盡與淑人同歸姑庶而介其始不能下淑人而淑人由由然以身下姑語無間其後十年姑亾而杜繼也視杜如姑其後三十年杜亾而莊繼也視莊如杜視姒之子女若庶子壹如其子諸子女壹切以毋視淑人盡迄今如一日也家大人東顧叔父曰信帷之右諸毋起曰固也往吾曹同黨者二十有一人則皆門內親也淑人之視諸伯叔姒猶兄弟

也視諸伯叔姒之子婦猶子婦也邇者淑人春秋高不問錢穀諸子婦即告緩急甚則徹月奉貲之脫不充往往出橐中裝資質劑其償其否即子舍不及聞吾黨雅言淑人之組紃絲枲夫人能也祭祀燕饗夫人能也即讀書好禮夫人能也至其慈惠長厚一稟於肫肫蓋梱内無兩矣乃今二十一人者寥寥漸減不者惟是二三嫠人而淑人歸然獨存爲吾黨祭酒顧今已矣謂吾黨何家大人首應之諸子期功以下籍諸生者立帷東宣言曰里中文武起家則伯氏嚆矢始在外傅伯父方事周游惟茲歲幣月脩咸淑人

之自出及伯父溺方士不問家伯氏始入官非稱貸不給其操志故絜絃不以不給而弛斤斤伯毋爨之即粟帛猶膏粱文繡也久之歲入稍益時而羨餘伯毋居其贏不自有也聞人之詘不啻傾橐辨給之比于終身竟垂橐耳年四十乳仲氏愛尤甚焉至其食之教之視伯氏等仲明敏不減伯氏顧孱弱不任勞伯父程督之嚴何出而兄左也淑人謂而家先世之澤浸于而兄而小子即彊健不廢采薪藉第令舉子男不廢支祀而小子足矣惡用爲是搰搰殫餘力以希儻來及伯氏以左司馬上程書則移任子授仲淑

人聞之而後喜可知矣人言伯仲競奭淑人樹之有開必先皆是物也家大人日信諸婦立帷右泣相語日伯不幸而三納婦淑人三宜之始納淑人吳七月而以瘵歿繼吳不勝中饋淑人久而安吳及吳生女踰月喪京師淑人躬自女之也且日息婦歸吾子十年惟此耳無寧以此而傷後母心及淑人蔣來歸憐女甚而淑人終不以女畀蔣卒主鮑氏盟而字之鮑大父司徒公故廉無厚產壻世延亾其母淑人大以爲虞及女既昏猶相依旁舍時有不足咸仰給淑人及介婦來淑人視冢介猶伯仲也晚年益善視冢婦

恒以疾苦相勞懼其不永年疾幾終必族冢婦至乃瞑至爲諸孫納婦拊之如孫仲孫病迷而仲孫婦獨持戶歲有常糈淑人閔焉代其憂即薪水米鹽莫不時其乏絕嗟乎里中所不足者非財用也顧安得如淑人慈家大人首應之如嚮者越姬何爲家大人妾事淑人四十年則扶疾出中門匍匐几下痛哭曰妾少無狀無能奉淑人離里俗操妾婦若束薪什九不免淑人幸寬妾往往棄舊過而與更新及伯仲皆受室乃始異宮而淑人愈益親妾辛酉疾幾殆甲子亦如之淑人納伯子言則以家秉授妾比來妾嬰末疾

人或以斯疾而有後言淑人依依然與妾俱不爲動往者疽發背妾且殊淑人色憂泣爲之下人以是益多淑人長者即以手足視妾無他腸吁嗟乎哀哉淑人往矣妾第從之俱往無憾也家大人曰信諸男女僕叩首曰淑人蒿目而憂人之憂豈惟是宗族隣里鄉黨諸男女僕有疾苦必以告有患難必以告貧乏必以告輕者庚出餘粟篋出餘布甚則徹月奉貸之即不能償置勿問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家大人曰嗟乎淑人之自女而婦而姒而母而姑而王母而王母帷內外徵之即疏屬無間於所親其言具在是可

藉手以胥信史孫子志之不孝唯唯

先府君狀

孤自尚書郎請告以來骨肉幸無大故哭泣不及帷簿緦功不及𥞇椸歷二十有五年衎衎然二親寧百順遂矣戊寅八月始喪我先淑人于時先府君屬孤狀之得請　䘏如令典都人士以爲希覯榮且殺哀先府君直以老而不偕哀未殺也踰年而喪曾孫當尸踰月而介婦蔣暴亡八月諸子道者未室而殤烈女方效其難十月喪我叔父十府君先是災在剝膚迄今則手足戚也十二月喪我從叔父十一府君三

府君並以甲子生鼎足娶矣又明年六月喪我吳氏
叔先府君故急叔晩最驩故其喪從弟猶之弟也喪
内弟亦猶之弟也八月喪寵人何先府君故彊季年
可當盛壯寵人去側於是乎始鰥蓋遁死遁哀哀而
傷矣九月當戸同毋弟又殤皆嫡孫無彊婦羅出也
是月次孤遒貫始舉庶子無央先府君賴少安神駿
駿其將王歲杪則無彊蒙内難羅伏其辜先府君咄
咄而恚自傷持無彊日夜泣先是孤遁病先府君遁
憂之次孤遁病則憂冡婦蔣病則憂長孫無擇病則
憂憂未歇也歲首無彊病幾殆大以爲憂因而不寐

者累旬神益憒憒七月丁丑末疾大作至八月庚子而殊吾宗長老率諸親戚閭里徧走羣望禱者千人羅拜蓼祠下皆曰長庚翁長者人願各損三日以益翁壽可增十年無巳人各損一日以益翁壽可增三年凡二浹旬其日庚戌竟以子之半即世嗚呼哀哉既帷堂中外視喪者少損上之失弟一從弟一內弟一下之失妾婦一子婦一諸子一諸子婦一孫婦一曾孫二蓋先先府君而無祿者十人臨者相喪而哭失聲即倍喪者不啻也相者調先淑人之喪則以先府君之在堂也孤狀矣迺今　國有成事將胥後命

以圖厥終顯綴哀狀之無將曰先母而後父孤稽顙
受命就筵几而痛哭曰先府君有生則王父母並受
署命孤既爲王父母狀作者李于鱗志之其言在也
其有儷也則先淑人生有封而死有卹孤既爲狀作
者王元美爲之志許維楨爲之碑其言在也先府君
始及艾就養京師其時同朝同籍同鄉諸君子稱壽
者無慮數千百言而方中丞定之爲倡其言在也其
及耆也孤受疆事則述先府君之槩而乞言於海內
諸交游其時稱壽者無慮數千百言而吳昭陽明卿
爲倡其言在也及孤入佐邦政先府君居老於家孤

奉使行邊無能爲壽其時中外稱壽者無慮數百千
萬言而元老江陵公首惇史而先嗚王廷尉許宗伯
並起其言在也乃今將及耄也不孝兄弟聚首而謀
禮稱耄耋期頤則齒以什迭進世之爲壽者壹以此
爲程期非古也且也人子喜不勝懼直將以日爲年
假以松柏岡陵即比日而壽可也比年而壽可也日
何必初度歲何必取盈家大人以甲子生歲更始而
玄枵在次藉令以癸亥爲紀獻歲端月當告存不孝
將庚乞言爲犬耄耋壽願如陳事述家大人之晚節爲
先談仲詰伯兄先譚者何也不孝則以家大人爲高

門之自出其未姙也巫方業已預言之矣徵于吳大
毋舉家大人於中年擁護百至家大人生而魁岸薄
爲儒長從王父東游復薄爲賈日習技擊騎射將以
良家子待起鷹揚王毋亟召歸而毋終不以掌中隋
侯博肘後上將軍印會王毋疾歸問禁方適方士言
神仙則事神仙者餘十年所既欲徼福後世孳孳治
形家言不孝始學幼儀輒程督不孝學禮自言生平
務吊詭者三事其一慕不死之藥逝將乘白雲而游
帝鄉其二挾圭測以中堪輿希儻來者以爲必得其
西則吾汪系出越國從千秋里者四百餘年累世著

田間冠獨以側汪冠吾胄子即無似彊授一經以亢吾宗三而一詘焉神仙是已茲兩者吾日幾幾望之也庶不負吾家大人少挾俶儻而命賢豪既貴乃折節爲讓少工技擊遇私鬬輒御步不前少工短長過惡聲輒掩耳走少從吳處士洋習醫處士國醫也家大人得其一體起死者數十餘曹閭里無老少蹶厥率倚家大人爲命處士歿則以故業授處士之子橋若內弟潛兩人者大行郡中多所全活家大人猶諄諄申戒之也藥無當于司命生死以之舍則膏粱不剔鴆毒惟所用之耳老夫耄矣與其鬻技而買遺憾

無寧藉手兩生由是不復言醫而問藥者猶接踵至少習騎射喜談兵嘗受陰符陣法遁甲風角諸書其術多秘不孝在事則驛而授之行間及開府成都護平東南以節制勝翩然改曰此堂堂正正之所為務也惡用奇由是胠篋而焚諸書不復言兵事不孝少耽鉛槧家大人日討而訓之大匠任繩墨其次斧斤其族剞劂孺子一何細也舍清廟而務雕蟲及開江陵公與不孝言司馬以多文著矣願進于是其以經綸為黼黻文不既多乎家大人三歎而旨其言經世者所為國華在是已道貫好古而癖重購二代遺器若

諸家法書家大人亟屏之胡爲乎以耳視爲口實耶禊書孰若鳥跡郜鼎孰若汙尊貴異物而賤用物非先王法家大人受王父居室務完繕增固無建置無更新諸器用務傳子孫無雕鏤刻畫居常擁敝衣曳敝蹝無所芬華不孝遹以文繡薦之或貸而益封樹拓田廬或饘而幣賓客弗御也既而以襲衣進固請御之家大人艴然曰而翁得道于老氏故能敝不新成生平薄蔣石君毋庸湔浣勤于舍匊鮮衣也王父故豪于酒家大人亦以酒豪比中年乃絕肯酒日盡斗者什七八視昔酒而薄有加及不孝歸侍夕飧必

盡三升而更進一 即庋閣或失餁刀匕或失和未始不饜家大人富精神中夜輒起治書記往歲先淑人坐便坐家大人自西園歸先淑人諷曰翁春秋高所不足者非疏食菜羹也何哉寧必戴午日行夏畦而後能望翁腹邪翁休矣家大人敬諾由是不問家獨陰樹德以芘後人垂老不勸春社必市生螺若干石放深潴中凡畜鳥昆蟲得之轔弋網罟者不之市而之家大人所即不給必得當而活之南隣殺牛去吾舍三里而近牛脫縛奔吾舍屈前兩膝膝家大人前家大人市而飯之豢林蹢五年死瘞其齒里人歎曰

長庚翁陰德故饒異類格矣斯其晚節之較著者也政府之尊踰等何敢更儌一辭宗伯爲胏腑親庶無難色往年廷尉得師入道則自掩闕遺不孝書自今業已墮管城族毛穎獨留一雋待命公家以此而抵二名家宜如緇者仲曰未也古者内稱不避如之何遺高義而更僕瑣瑣爲王父贈司馬公祿下嗃嗃家大人有子長矣有過輒杖之庭家大人山立而矢行蒲伏受杖無作意王毋淑人病胏久孝倚辦湯藥而終天年里俗庶孽而嫡肥有分割則嫡爲政家大人兄也嫡也顧由由自下終世無違言始將以訛輹敗

輿則內嬖用專輗近歲舍相目卒不失先淑人驩家
大人受祿養者三十五年僭爵者居半嘉靖辛酉伯
氏最襄陽　誥封父艮彬中憲大夫襄陽府知府隆
慶辛未伯氏由四岳上程書　誥封父中憲大夫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者爲令明年　上即位覃恩　誥
封父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貴重矣何論郡中堇堇
即寓內可多得哉顧出入與衆庶同惡衣食與厮養
同卒然遇之不測其爲家大人也孝友恭儉惇厚人
倫此其鉅者也嗟乎不孝之所陳則近事也言近故
其說長仲氏之所舉則平生也舉其平生則作者習

聞之矣于時將分道紹介東入吳北入燕而未發也嗚呼哀哉先府君巳矣自大火而次孟陬不及五舍薄其藩而麼之步其天邪人邪嗚呼哀哉先淑人之棄栝棬昭穆房皇具在即天年少縮而家步故舒先府君後先淑人者三年恫瘝憂戚備嘗之矣蓋獨當其阨何有于三年生我劬勞斯其罔極孤直將銜之五內顩之九天爲拊膺爲泣血爲擗踊爲號咷又安能爲狀也相者聞孤哭聲則述之以告有位皆曰二孤縱縱當事殆難爲辭徵諸疇昔之言即無狀而有狀矣相者又曰日者東首始遷庭內聚哭始復門內

親哭始合舉宗畢至而哭始欽外姻至而哭始殯通家至而哭在堂則尊而有土者有爵者有齒德者親而有知交者即位而哭畢而受釐者受田者受婿者受賑者負者販者游食者緇者黃者誦義者嚮利者欲報之恩而無繇者即序而哭遠而素車至者望鄉而哭近則行道之人望門而哭其言纚纚而盡其聲噭噭而悲祝史識之凡是皆狀也要以雜而不越無間于二孤之言狀具矣凡諸子姓婚媾備先淑人狀中道貫繼室以方府君命也無擇始舉子當時易名祖咸次舉祖豐法得併入

先叔考羅山府君狀

歲己卯冬十月不孝方奉　國禮塟先淑人朔日雞三號叔考捐於正寢越三日成服則不孝昆弟襲斬而衰乃從諸孤朝夕臨朝夕奠如喪先淑人禮踰月將從大事則又相謁而述叔平生之言不孝布狀以從銘旌且告吊者始王父母祀高禖無驗內黃氏姬甲子正月舉家大人二月幾望舉叔盖差嫡庶爲先後語具王毋狀中於是舉同匡食同乳負同襁出入同襟裾游同方受業同席王父命叔曰良梳既冠而字文林則之武林並從王父晉盥㷂王父嗃嗃即跬

步毋敢踰王父釋業歸叔翩翩豪舉矣始則以聲伎
蹴踘爲俠少游遂傾諸俠少既則脩爵無筭爲酒人
游遂傾諸酒人久則諸貴仕樂從叔游輒以貴游而
傾東省其後鹽筴使者立爲賈人正則折節而禄正
論游大人而爲名高年及彊猶然以酒困游既倦負
疾西歸與人不取苟容然獨以然諾取重于是以賢
豪長者游鄉人間鄉人就而質成即片言觧矣初室
叔母吳亾息子二息女一吳亦偕亾叔母杜繼之亾
息子二息女一壽舉二女一字吳一字洪叔御陸氏
姬首舉道坦頊之杜舉道會杜病阽危叔聞之歎曰

乃公不能爲方外游又安能棄妻子如敝屣輒歸覲疾不復之四方頃之陸舉道貞杖竟不起叔母莊之繼也叔耆而舉道耆伯仲皆婚於羅長者有孫無息無逸羅早世繼以吴次者有孫無咎無虞無極無過叔婦黄氏未有孫季聘烈女方是爲南寧太守瑜女當叔之舍賈也則課豎子服下賈以爲家豎于亡悉亡資斧既而屬洪氏壻復厚亡既而屬諸里人亡且盡叔翻然改曰吾䖍未富而日損無寧力本以終天年於是拓畆鍾之田凡七十畆力耕者什之一其餘則授田夫鄉人往往以居息起家且爲叔部署于是

亦從居息一在下里一在中鄰歲出入無羨餘顧學學喜客客至上者帳具次者投餐即日常見之不厭飲食叔故病痴春秋高病益深即膚革日侵其神猶王令歲當阨所不能釋憾者三往不孝藉叔寵靈丞歲而駕及其督道坦學無成功迄夫道會受書程督一如不孝顧遞舉不偶則傾橐而入成均夙夜皇皇幸一捷以塞其望憾弗逮矣烈女待年五稔道者鮮而烈女殉之則命仲子無極後道者嘸嘸有遺憾矣吳氏女若壻先叔死洪氏女少而發兒焉一孤始室而殀無慮洪不血食其將如二寡何即不孝日進寬

言領之而已且謂脩短命也吾年七十有六不為不
脩吾將大歸待期而盡可也病革語不孝曰吾門賴
汝而大乃今里俗日非顧諸父既及崦嵫舉宗于爾
乎屬目其及時有樹貽父黨令名勉矣不孝唯唯叔
將命不孝何樹邪叔憮然曰出則有裨於國家入則
有造於宗族皆樹也諸孤孱息長跽受遺言叔若罔
聞終不及家人產叔毋以為請目攝之不孝進曰昆
在毋煩憑几之謀叔首應者再遂瞑叔與吾父母同
函終始無相猶疇昔喪先淑人玆且喪叔獨冢大人
在歸然而再臨喪不肖昆弟若諸孤所不深墨者非

人面也吁嗟乎傷哉叔父已矣上之得吾王父母以孝著慈次之得吾父母以弟著友内得諸母以和著順俯得吾儕兄弟以愛著恭近之得諸厮豎以惠著忠遠之得宗族鄉隣以忠信著敦睦藉令以儒術起庶幾三物可興以彼其材即效一官舉一職易與耳往島夷發難督府直將以參佐辟之叔笑曰吾何用章服爲哉卒不應故迄今猶稱處士云

仲弟仲淹狀

先府君遺體惟孤伯仲二人仲則仲淹名道貫孤年十九仲始生即少長相懸才伯仲也業伯仲也狂簡

伯仲也高明伯仲也孤起三禮則授仲尚書孤四十
進列卿仲始結髮傾章甫孤治風雅攻典墳仲亦脩
古孤黜多岐究三極仲亦研精要以潛心深造仲不
及孤神解玄通孤不必賢于仲仲就外傅從弟道會
肩隨之會字仲嘉命曰二仲即陸沉丘里雅從孤游
時而文歸時而盟主時而夾輔時而良朋仲居季孟
間鼎足時矣仲故善病病得之未孩始乳而驕非先
淑人不飲先淑人踰彊浸弱不任劬勞先府君屬孌
姬褓之以飽代乳姬務姑息脾浸損而孱幼從京師
病疹幾殆兩遇國醫而起往不勝衣先府君命蚤婚

年十六從其蔣督學吳公路奇仲補郡諸生有司以
孤毋弟聞呼為小司馬孤募兵故邑仲省行間孤拊
其背曰嘻若安能業佔畢為儒庶無疾病足矣闖帥
戚元敬語仲公何用儒弟挂一名良家子籍中繼光
願以十萬戶為公食邑仲否否吾寧以揖客博大將
軍歸試有司褎然舉首仲以吾家自王父而下世以
酒名吾何負公孫朝即不任而還酒項游閩海泛浙
江由吳會入金陵酒過滋甚孤貳邦政仲如京師于
時客屨闐門多任放仲就外館為長夜飲孤不及知
既得請寧親仲病矣良醫吳伯高百劑無驗仲請易

醫加劑五十有奇病乃愈頃之遇喪考妣則從孤居
廬並毀瘠將不勝仲視孤少王既終大事仲復常會
李本寧朱貞吉客新都遇仲莫逆相與東下爭且亟
同登縹緲峯踟躕四顧雲氣吞吐風雨晦冥變幻盤
旋如燭龍如結蜃雨甚則張大蓋箕踞縱觀一跗汪
載酒五斗從之路絕不得火瓢飲立盡踉蹌而入虛
舟夜遇起遇溲雨淫淫及脛既別一豪歸于舍足蹠
踔不前既而廢既而篤肌膚悉亾顧其目熒然其腹
枵然猶喜繙書且善飯久則枵中不受補醫告技單
是春瘠無聲及秋則右手指並廢孤固知其不朒猶

日幾幾幸無虞冬十月仲嘉將之大梁胥命太函爲
別近屬饋食偶甘之中焉閼而不輸遂絕粒適縣大
夫人境仲戒家監勿以聞甲寅而殊夜告急乙卯雞
三號而往明發登其牀仲聰明猶故吾神色喪矣孤
飲泣語曰身後惟而兒在即不逮無競其庶幾乎仲
頷之仲胤子無央侍側孤將之娓娓相視露襟仲數
目孤由由自若亟呼藥孤探囊出一丸飲之仲耳語
仲嘉藥無閟而力不神無幸矣乃命刀筆書遺言示
無央戒之戒之第服伯父若從兄之訓聞繼室涕泣
戒曰毋然日方中仲顧命侍兒且就枕仰而上視亾

其精扶而起瞑矣無央爲喪主奉嫡母若諸母皆斬衰嫡擗地呼天無央爲孺子號哭孤帥二子無擇無競皆期服哀如三年喪仲嘉從兄道坦帥弟道貞皆大功哀如期服含而聚哭斂而聚哭掩棺而聚哭皆失聲既帷堂門以內乃大臨自衰麻以及袒免莫不盡哀婚姻賓客交游卒以遠近先後至或下車哭或望門哭或升堂聚哭百里之內莫不信宿來奔治命三年而後發喪四方畢至其生未艾其死則哀嗚呼已矣人言伯仲于喁倡和有如塤篪一步一趨瞠乎其後藉弟令得志殆難爲兄一豎子終身阨之命也

仲稱詩學校學曹學杜屬辭學太史遷六書學李丞相王右軍其淸狂學嵇阮恬惔學孫登陶元亮勁直學陳太丘王彥方居常昂昂高步不待聲控而良遇合則下裼夫不合則唾軒冕故士多豫附推輓之翼飛之以恩義交者經術則王元馭文學則李于鱗弇州直以通家也者而弟之乃其心則師元美以道義交者爲王敬美李本寧沈君典焦弱侯馮開之沈純父戚元敬以文藝交者爲黎惟敬歐楨伯屠長卿佘君房徐茂吳方子及王季孺沈箕仲丘謙之邢子愿李惟寅陸無從莫廷韓胡元瑞吳翁稚梅禹金梅季

豹俞仲蔚俞羡長李季常王承父周叔宗王百穀張伯起楊伯翼汪長文佘宗漢方景武張孟奇以意氣交者爲汪于周黃全之曹子念方翁恬尹教甫陸伯生孫齊之張幼于以忘年交者爲王子中陳達甫王仲房江民瑩許元復周公瑕沈嘉則黃淳父郭次甫以忘勢交者則許維楨譚其理王相如孫文中劉學禮以里社交者則江民璞方定之程德良程汝楙吳伯恒張南榮佘伯祥羅德鳴方思善詹東圖范原易曹仲宣布衣則吳虎臣方獻成陳仲魚蘇君楫程子虛方君在方羽仲潘景升謝少連劉子矜吳茂名方

嗣宗許伯上方伯雨黃孟晉潘懋德郤長孺余無且金子實以方外交者則山人涂純一比丘可然眞可殊宏德清眞節貞珂貞愛正誨洪恩寬悅即仲不爲名高游道半懸寓矣先是　上即位覃恩孤得任子請移子任任毋弟從之時太原相公爲大司成一見而奇仲得燕見程經藝多異聞譚襄敏特書兄弟同鳴四言授仲歸揭奧室何中允典南都試明年過仲都市中仲往拜之引之上坐仲辭避自言甚懟于仲淹目精偶亾欲側公席而不可得敢謝不敏鄉大夫十餘曹周旋爲會會曾必名仲仲不至不觴仲即席笑

日列郷其惟月乎余小子則其閏也及歸闢白榆社孤爲長龍君御爲宰丁元父呂玉繩佐之仲爲監客自四方來與國則同盟異域則否即痿痺猶輿疾相從丘謙之客太函將過仲千秋里孫𤼵急足語仲詰朝第就初筵有如里中具客盍則已費仲答曰故人輕千里過環堵即典瀫衣貰旨酒吾頋爲之勿以乏故而距上客延攬結納則其性然至其睚眦富家翁視金窟猶糞壤也嘗從孤飲潘汀州所一夫責海爲富哆口自張仲面叱曰吾黨之言如蘭焉用銅臭公饒塩筴弟歸而籌之家吾兄弟不樂聞毋溷吾耳乃

若躬行有得出入不倍于人倫庶幾君子先府君以
寵人保仲及長仲多自功因而生心將搆內難孤私
語仲吾與若皆嫡厚若不啻厚吾吾奚齊不利于申
生則驪姬出吾與若非其倫也仲唯唯由是間者百
出卒不行遂篋私蓄陰授牗下私人仲無所預及其
以惡疾死伯仲以禮葬之羅氏姊蚤亾媵女有子亾
賴數詒卮匜衣襆質子錢家跡而三予之期不報既
復來謁仲必授之糈而後行繼室方出結林故儒家
女大父治博士業與孤同游父匿博徒冠履不具予
之錢穀悉付酒家出境而中道亾幼子女皆人役仲

贖其子飯僧舍贖其女字吾宗孤言急周親振乏絕吾則優爲至若施者倦而求無厭孤將舍是仲則賢矣之人也文則脩文行則脩行華實並茂於是乎周顧以介弟而貧以任子而阨以中壽而殂疢疾憂患無不周大焉吾于天道有遺憾矣自主婚媾三息女皆有家三甥則徐守位潘之忱方斗符皆閭右無央聘商山吳太學女則孤及諸吳盟孤故溺堪輿兆多吉卒哭後將爲無央主卜擇可而葬之若志若銘若表若傳則諸作者在

太函集卷之四十四 終